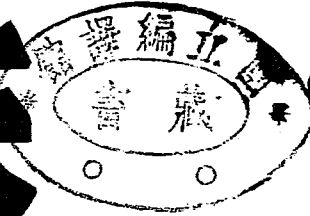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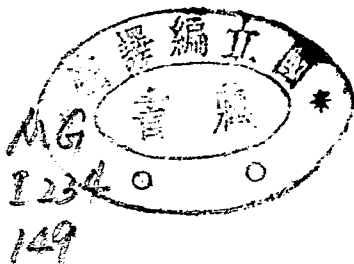
0508

# 在鐵蹄下

之	劇	獨	抗
三	叢	幕	敵



行刊社聞新战抗



# 在鐵蹄下

(獨幕劇)

時：民國二十七年冬的一天晚上

地：淪陷後的廈門思明東路

人：村中上野 二十六歲 少尉分隊長

上田浪子 十九歲 村中妻現充營妓

吉野太郎 三十七歲 大尉

太谷一鳥 三十二歲 大尉

有馬章 三十一歲 曹長

土田一英 十九歲 伍長

景：在某座洋樓的二層樓，那時候華燈初上，照出一個不中不西的客廳，



== 1 ==



(南)

這就是吉野的臨時藏嬌金屋。裏面既有中國式名人字畫，同時並配着西洋式的摩登傢伙，如沙發，新式木器之類，這畸形的佈置，極易爲觀衆認識，此屋臨時主人就是一個強盜，搶奪別人家的家具，東湊西併起來的。

幕啓，小几子上，雖放着一個正開着的留聲機，可是針是停在唱片上，吉野（有鬍子的人）正一聲不響地大灌其啤酒，頻搖其首。另一邊的沙發上半傾坐着一個和裝的少婦，手掩面飲泣着，姿容美麗的臉兒，不斷地墜下滾滾的珠淚。

吉野：（放下酒杯子，長嘆一聲）唉，人生真是一場春夢兩個多月的溫柔，今天眼生生要睜着自家的愛人，睡在別人的懷裏，唉，真是一場春夢！浪子姑娘，叫我們怎生分離！（走近浪子，親切地拉着她的手）

浪子：（飲泣着）

吉野：浪子姑娘，說話啊……嘻，是的。是的，你在傷心，（浪子點首）

對對對，我們這樣才算有交情，你真真痛愛我，你不願意我離開了，你是不是？

（浪子搖首）

吉野：（放下了拉浪子的手，愠怒地）天下最毒婦人心，我曉得啦，你看大

谷比我年輕好看，今天晚上有了他，就不愛我了，哈，最毒婦人心，最毒婦人心，喜新厭舊……（浪子又搖其首，吉野喜出望外地，復親熱地重握着他的手兒）浪子姑娘，你這人好極了，既美麗，又有情義，你要知道，年青的人是絕對靠不著，大谷這個傢伙，他在北平，青島，南京，杭州，廈門，糟踐了多少支那女子，看一個愛一

個，就說他在廈門吧，咱們「大日本」的女人，在營妓隊裏，見了枝子就愛枝子，後來來了個敏子，他又愛敏子，說不定他今天愛你，明天他有別人，就馬上不愛你了，大谷這個傢伙最靠不住的。

浪子：（厭煩地擺脫其手，站立一邊去）

吉野：（有點兒醉意）姑娘，我親愛的姑娘，你曉得我爲着你費了多少苦心，你一來廈門，我就把你藏在這個洋樓裏，不讓別人來碰着你，那知道大谷這個傢伙，一看着你漂亮，拚死拚活要跟我公妻，姑娘，你是知道的，一個營妓是大家都可以樂的，所以我才不得已跟他共呢，實在我………

浪子：（不能忍辱地）吉野老爺，請你做做好事，我有心事，你的話我都知道也很明白，你已經說了不止十遍以上了。

吉野：（失望地沉思）浪子姑娘你的心事，我也知道。又是在想着你的丈夫

浪子：你知道就請你不要老纏着我，我一想起他 唉，（珠淚流面）在初初

結婚的第二個禮拜天，就被軍部拉去當兵，……（飲泣）艾那打仗

，一去快一年了，一點消息沒有，我又被徵來當營妓……（哭着）

吉野：（奸狡地微笑）乖乖，別哭了，你的丈夫已經完了。

浪子：（跳起來）什麼，吉野老爺，我的丈夫怎麼樣！

吉野：（大聲地）你的丈夫死了！

浪子：（哭）我的丈夫怎樣死的？他死在那兒？吉野老爺，請你告訴我，請

你告訴我！（懇求地）

吉野：怎樣死的，死在那兒，我可不知道，不過你自己想一想，你的丈夫

被抽到支那打了一陣仗，「八一三」不死在上海，台兒莊，徐州，淮河這幾回大戰，也一定不能活，就說幸運還活着，我們的軍隊是調來調去，你說他不會死在山西，再說長江大戰，我們死得更多，幾個人保得着性命，還有支那到處都是游擊隊，更為可怕，不要說是士兵，許許多多的將官，佐官都犧牲了……

浪子：（惶恐而又有把握地）不會的，他不會死的，他走的時候，我為他預備了一件「千人針」的背心，一頂「千人針」帽子，兩尊泥菩薩，三張護身符，他都帶在身上，他不會死的，他不會死的，吉野老爺你說是不是！

吉野：（苦笑地）別說那一套啦，咱們軍隊在支那死傷了一百萬人，大家都不是有「千人針」，有泥菩薩，有護身符嗎！

浪子：（哀戚地）吉野老爺，你……你說他也犧牲了……

吉野：（得意揚揚）老實告訴你，兇多吉少，（浪子失望地倒在沙發上飲泣）  
善）不過（更和善地）哈，浪子親愛的，你不要愁，你將來跟着我就  
得了，我雖然有老婆，可是她並不兇……（稍頓，檢視手錶）真糟，  
快八點鐘了，大谷那個混蛋就快來了，（一面開着留聲機，一面迫  
近浪子強她合舞）

吉野：乖乖，快八點鐘了，那個混蛋就來了。此後不知道要隔了多少天才  
輪到我，我們快來跳一個狐步舞吧，（浪子失望之餘，毫不理睬，  
吉野無聊地跳着獨腳舞，在正得意忘形，大谷由左門上場，見狀，  
大為不滿，立即留聲機頭拉開，）

大谷：吉野君，請你遵守條約，立刻離開此地，現在已經八點十分（看錶



），顯明地過了十分鐘。

吉野：（不悅地）大谷君你亦迫人太甚了，你想：我肯把心愛的美人，讓給你享受，你應該大大地感激我才對，還說過什麼十分鐘不十分鐘。

大谷：吉野君，你這個人太欺人了，一個營妓，誰都可以玩的，兩個多月給你獨佔，你應該知道佔了多少便宜，告訴你這一回，我也要獨佔兩個月。

吉野：那可不行，最多讓你一夜。

大谷：什麼東西，你配主張嗎？

吉野：混蛋，你賤人，就不讓把你，你要怎樣！

大谷：搥死你這個混蛋老傢伙（出手打人，兩人扭在一團，浪子泣着以兩手掩面，傾坐着沙發不動）正在打停不可開交的當兒，村中與有馬

嘻嘻哈哈上場，賭狀，上前排解。

村中：（鄙棄地）兩位不要爭執，你們所爭無非是管妓，現在上頭已出命令，所有管妓，一律公開，不准獨佔。

（吉野，大谷聽說，立止爭鬥）

有為：聽說這裏有個最漂亮的管妓，大家就公開樂一樂，爭沒有用。今天晚上看她愛誰，誰就宿在這兒。這辦法最公平。

吉野：我贊成這個辦法。

大谷：我可不贊成，他（指着吉野）已獨佔了兩個多月，今天晚上應該讓我先來。

村中：不行，不行，一律公開，誰都不能獨佔。（趨問浪子，有馬等亦跟上）姑娘，聽說你最漂亮，咱們倆兒，今天晚上就樂一樂吧！（浪

子仍掩面着不理)

有馬：姑娘，你包愛我的，我比他們都年輕。(浪子不應)

大谷：姑娘，你可憐我吧，我爲着你這個美麗的天使，幾乎拚了命。(浪

子無表示)

吉野：你們都不行，讓我來，(向浪子懇切地)親愛的，你一定是愛我，兩個多月來，你我好得了不得，你准永久愛我的。(浪子仍一聲不響)

村中：(脾氣地)什麼東西，一個營妓有這樣大的架子，你要知道營妓是來

慰勞「皇軍」的，營妓不准違背「皇軍」的要求，「馬鹿野奴」「馬鹿野

奴」。(在村中怒責中，浪子以聲音有點兒熱，放開掩面的一隻手，

瞥見村中，隨即起立，趨向村中，)

浪子：(百感交織地)唉，村中，是你，真的是你……(熱淚橫流)

村中：（從三十三天跌下）唉，浪子，你……你怎麼會到這兒來……（兩人

抱頭痛哭）

有馬：（頻搖其首）

吉野：（急急地）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谷：（指浪子）是他（指村中）的夫人。

（吉野，大谷如冷水澆背，懊喪退在一邊）

浪子：親愛的，想殺我了，我爲你忍受着人間最悲慘的痛苦，我……（說

後又大哭大止）

村中：親愛的，你說，你爲什麼跑到廈門來，跑到這兒來當營妓！

浪子：親愛的，你爲什麼這樣忍心，到了支那這一年，一封信息都沒有，

害得人家流了多少眼淚。

村中：怎麼沒有信息，那一年八月我被調到上海，馬上就寫一封信，收到沒有，（浪子搖首）那知道上海支那軍隊很勇敢，拚命衝鋒，我到羅店打仗，一下子就受傷，當時在醫院裏寫了七八封信，應該有收到的吧？（浪子仍搖首，村中長嘆不止），醫好之後，又被調到山西省，幾乎喪了命，最後才調到廈門，升了分隊長，在這兒我一連寫了三十幾封信，你怎麼一個字都沒有回音！？

吉野：浪子被調到支那半年了，那有什麼回音不回音。……

村中：不要你插嘴。（憤氣地）

有馬：人家的家事，用着你多嘯。（阻止地）

大谷：這個傢伙不是好人，佔着別人老婆兩個多月了，（挑撥地）

(村中羞憤之餘，怒視吉野)

浪子：(悲切地)親愛的，你可不能怪我，自從你走後，老接不到你的消息，媽媽想病了，我也病了，媽媽她老人家病重一點，送到醫院去，我就在家裏將息……

村中：(急)媽媽病好了沒有！

浪子：誰知道，當我病好了，就被抽調爲營妓隊，馬上像裝東西一樣，裝下了船，送到支那來，連看媽媽一面，都不許可……(哭)

村中：(更急)什麼，營妓隊是徵調娼妓，爲什麼調到良家婦女，調到出征軍人的妻子。(暴怒地)

有馬：軍部真欺人，一面要男人替他打仗，當砲灰，一方面又迫人家的老婆做營妓，受人蹂躪，真不是東西。

(義憤真膺)

吉野：你們年青人不懂事，咱們在外沒有老婆，多強姦支那女人，國內的

女人又在鬧沒有丈夫的慌，所以調和調和，軍部的眼光真大啊。

有罵：鳥眼光，爲什麼軍部大人們的太太不來調和調和？

大：這老傢伙，真不是好東西，佔了人家的老婆還要說便宜話。

(冷笑地)

吉野：都是像你這班的色鬼不好，一到了支那，什麼事都做得出，在南京

大奸大淫，白種人都看不過，說了洋話，「大日本」的臉子丟去不少

爲應付你們這班的獸慾，娼妓調完了，當然翻到良家婦女，說

起來都不是你們這般人弄出來的結果！

大谷：好，我們兩人來評評看，你姦淫支那女人比我多比我少，我總不像

你在山西，淫了人家還不算，還要殺死女人，夠罪惡！（吉野，大谷發生衝突，又要動武）

村中：（不耐煩地疾聲）馬鹿野奴！馬鹿野奴（旋向浪子）你是幾時被調來廈門的？

浪子：不，我於去年四月被送到天津，過後到濟南，南京，上海；然後到廈門，算起來足足半年多了，受盡痛苦與羞恥。唉，村中，不要提起吧，一提起，我真對不起你……（哭）

村中：（痛苦地慰安着她）浪子，我不怪你，……我真不明瞭，我到廈門，都看過所有營妓，爲什麼沒有看到你，你究竟是幾時到廈門的？

浪子：到廈門已經快三個月，一來的時候，就給他（指著吉野，大家視線集中在吉野身上，吉野有點兒不自在）



大谷：老傢伙真不是東西！（吉野怒目視大谷）

浪子：給他藏在這洋樓裏，一步都不准出去。（羞恥地垂下了頭）

村中：好，這個老混蛋，好！（暴怒地，揮着拳頭）

大谷：老傢伙本來是壞東西！（下井加石地）

有馬：真是老傢伙，混蛋！（義憤地）

吉野（不遜地）這可不能怪人，凡是營妓，「皇軍」都可以玩的。

村中：什麼，老混蛋！

有馬：老混蛋！（不約而同）  
大谷：老混蛋！（不約而同）

浪子：我忘記告訴有馬君，有馬君的妹子，死在上海。

有馬：我妹子爲什麼死在上海！

浪子：她和我一起被微調來當營妓，她的身體不結實，在南京中了花柳病，轉到上海醫治，她天天哭，那知道在一個深夜，她受不了痛苦，吊死了。

有馬：唉，妹妹！（哭泣看）

浪子：還有，說起來，很悲傷，我們的同伴，有一個叫做芳子見枝的，她受不了當營妓的痛苦，那一回我們同船運到廈門，那知道她在中途跳海死了。

大谷：（着急的問）姑娘，那芳子見枝，是不是東京人！

浪子：對，是東京人，二十四歲，臉孔有點圓圓的。

大谷：（跳起來，大哭不止）唉芳子，芳子。

村中：什麼事，大谷君，難道說芳子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大谷：我的女人，我的女人。（倒在沙發痛哭，幾乎暈過去。）

吉野：天有眼睛！（幸災樂禍）

浪子：說起來，悲傷極了，和我同船運到支那的管妓，統共有八百零七名，現在病的病，死的死，苦的苦。唉！（哭，由一哭，引起全場的哭罵，只吉野一人，露着獠獐的奸笑。）

村中：可恨的日本軍閥！

有馬：壓迫日本民衆的可殺軍閥！

大谷：打倒喪盡天良的日本軍閥！

浪子：我們要救救被軍閥壓迫的同胞！

村中：是的，我們要救起一切被軍閥壓迫下的同胞，在銖蹄下的生活，我們夠受了！軍閥們勾結財閥們，自己爲了升官發財，無風起浪，

動侵略支那戰爭，壓迫我們男子當炮灰還不算，再欺騙我們女人當營妓，我們只是軍閥銜蹄下的狗，我們不是人，我們要一致起來，打殺！本軍閥，救起我們同胞！

浪子  
有馬  
大谷

（附和着）打殺日本軍閥，救起我們同胞！

吉野：（冷笑）哈，好大的胆子，你們敢反對「聖戰」，你們敢對軍部不敬，你們是反叛，你們造了反了，當心吃衛生丸。哈，哈，哈！

村中：（一個巴拿打過去）軍閥走狗，什麼烏「聖戰」，無緣無故侵略那支，還算「聖戰」嗎！軍閥壓迫我們，欺騙我們，我們就不能一聲嗎，反叛，什麼叫反叛，打殺不顧正義的人。還算反叛，造反，我們就造反！

浪子  
青馬：(衆指着吉野)軍閥走狗！  
大谷

吉野：好，你們都造反，我去報告，看看你們還有活命沒有！(冷笑)哈，

哈，哈，眞是不知死活，馬鹿野奴，馬鹿野奴。(大踏走出去)

村中：(拔出手槍，大聲地)站住！(吉野兩手舉起，有馬，大谷均以手槍，迫着吉野，浪子縮在一旁)狗東西，你還想出去嗎！細起來，(大家七手八脚，把吉野細着，擲在沙發上，村中上前結實地給他兩片熊掌，有馬，大谷均上前，送他幾條火腿，浪子摘他的鬍鬚，還咬他幾口，吉野要喊救，剛說前一個救字，衆以手槍擋着他的胸口，他不敢嚮了。)

吉野：好，看你們怎樣處置我，我是「皇軍」的大尉，你們要明白：你們總

不能殺我！（強項地）

村中：（吉野說到殺字，引起了村中的殺機，堅決地重拔起手槍）不敢殺你

！（槍聲隨聲而出，只看吉野一命歸陰。）

浪子：村中，怎麼好，你殺了他，……

村中：殺……了……他，殺了他就殺他，我們還要殺日本軍閥，大丈夫怕什麼

有馬：不怕，不怕，我們就暴動，先殺在廈門的日本小軍閥！我們一致擴  
大谷

大反戰運動！

（響槍聲一響，驚動了紮在思明東路的「皇軍」，土田一英伍長上場

，睹狀奇惑不定。）

土田：（向村中）報告分隊長，這裏出了什麼事開槍？

村中：開槍打死軍閥走狗！（堅決地說）

土田：是，是，可是那個不是吉野大尉嗎？

村中：是吉野大尉，你當然莫名其妙，你瞧（指浪子）她是我的女人。

土田：是，隊長夫人。

村中：可是她現在是營妓。（哭了）

土田：（更奇感）

大谷：我告訴你，村中少尉，替軍閥當砲灰，可是她（指浪子）却又被軍閥

迫當營妓，我的女人亦是被迫的一個，她跳海死了！（哭了）

有馬：我的妹妹被迫，在上海吊死了！

（土田被感動）

村中：土田君，真可憐，你的媽媽亦被迫當營妓。

土田(怒)真的嗎。她老人家亦被踏躓！

村中：真的。她現在在南京！

浪子：(情急智王)真的，我在南京的時候，天天瞧着她，哭哭啼啼念她的

宗子。

土田：好，軍閥欺騙我們！

太谷：何止是我們的女人，妹妹，母親被徵調，所有出征軍人的女人，都

被迫運來支那當營妓。

村中：事實很明白，日本軍閥，喪盡天良，看(指吉野屍)這個混蛋就是

軍閥的走狗，我們被迫當砲灰，我們家裏的女人被迫當營妓，他還

口口聲聲說，軍部是做好事，所以我打殺他。

土田：該殺！該殺！



有馬：現在，在鉄蹄下的人，應該聯合起來，一致打殺日本軍閥。

(衆人均大憤激)

村中：土田君，你快下去，向我們弟兄宣傳：大家造反。

土田：(暴怒地)大家一致造反！(土田下)

大谷有馬：我也回去帶弟兄暴動！

村中：好，我們幹！

(大谷有馬均下)

浪子：村中，事情鬧大了，可怎麼辦！(急)

(幕外有口笛聲，集隊聲，說話聲，口號聲，打殺日本軍閥……)

村中：怎麼辦，拚命打殺軍閥。你聽！

(幕外高呼在鉄蹄下的人聯合起來，打殺日本軍閥！打殺日本軍閥。)

浪子：打殺日本軍閥，救起我們的同胞，（村子將出，浪子叫着）親愛的，我們（珠淚滾滾下）奮鬥到底，（村中下，浪子若有所失，時幕外槍聲大作，雜以衝鋒鎗聲，喊殺聲，並聞機關槍聲，浪子朝着街窗，如置身戰場，戰慄不已，時喜，時怒，終於走近吉野屍身，拔出手槍，向窗外開了幾槍，喊殺，一個極短的時間，浪子中了流彈，慘叫一聲倒地，啞場有頃，土田扶村中，滿身血蹟，中傷多處，既入，不見浪子，大驚，時槍聲更密，村中揮手令土田出，繼續作戰，（土田下）

村中：（忍痛按着傷處）浪子，浪子，（忽於一角落裏發現浪子臥血泊中呻吟不止，急急走到浪子那邊，浪子一轉眼間，看見村中，堅忍劇痛，微笑着，互相扶持，村中傷重不能支撐，跌在地上）

浪子：親愛的，我們勝利了嗎！

村中：親愛的……我們一百多個人暴動……已經犧牲了五六十個……

有馬，大谷他們都陣亡了……可是……我們……還英勇地

打……我們……這回暴動……馬上要引起侵入支那……的

「皇軍」，不……在鉄蹄下的人……一致起來跟日本軍閥拚命！（大

聲，牽動起傷處呼痛不止）我……們的死，是……勝……利……的……死

（氣絕）。

浪子：（一面搖着村中）親愛的，你怎麼樣了！（發現村中已死，她沒有眼

淚，只緊握拳頭，）村中親愛的，你先死了，好，我們軍閥同生同死

的，我們要跟日本軍閥拚命，我們要救起我們的同胞！（她拾起手

槍，起而復仆，再仆再起地衝出，幕外槍聲又大作，迫擊砲聲尤厲

——幕急落——

# 抗 建 劇 本

## (1) 抗 敵 獨 幕 劇

老 混 蛋 一角二分

珠 江 怒 潮 一角二分

在 鐵 蹄 下 一角二分

山 西 一 月 一角二分

民 兵 火 一角二分

(2) 戰 鼓 集 五 角

(3) 關 東 三 女 妹 (一 ) 三 角 四 分

(4) 蔡 金 花 (四 幕 劇) 五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郵 匯 費

以 上 各 書 均 經 審 查 完 竣 執 有 審 查 證

發 行 所 : 抗 戰 新 聞 社

漳 州 : 中 山 公 園

暴 日 侵 華 陰 謀 暴 行 全 貌 二 角 分 五

抗敵獨幕劇叢

# 下 蹄 鐵 在

（費匯郵加酌埠外）分二角一幣國價實

版 權 所 有

作 者

末

明

發 行 者

抗 戰 新 聞 社

漳州中山公園

印 刷 者

古 宋 文 記 承 印

漳州馬坪街

總 發 行 所

抗 戰 新 聞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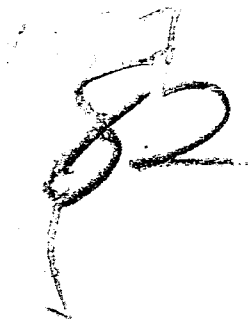
漳州中山公園

經 售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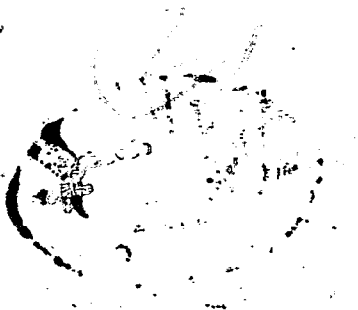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一 月 初 版

本書價到龍溪書字第六號審查證



(2)



54.6  
267

KBC  
G  
234  
49